

生态感悟

中国旅游
记者走天涯系列



旅行家的笔调、摄影家的眼光 一套图文并茂的游记精选集

成都地图出版社

◆纳森说，如果流沙没有红柳挡住，说不定哪一天天安门广场也会堆起沙丘◆她一脚踩空掉进冰缝，便没了踪影。15年后，她的尸体才从冰川下面露出来◆野象们神出鬼没，突然会拉家带口地出现在公路上，造成交通堵塞◆人们突然惊叫起来：眼前的沙漠上出现永远捡不完的蚌壳化石……

生态感悟

SHENGTAI GANWU

中国旅游
记者走天涯系列

成都
地图出版社

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授权出版
合同登记号：图进字21-2006-30-33号

责任编辑：周雪江
电脑制作：成都博亚策划制作有限责任公司
审 订：杨宗义 李世勋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生态感悟 / 黄焱红等撰文、摄影. —成都：成都地图出版社，2006.6
（中国旅游记者走天涯系列）
ISBN 7-80704-064-5

I.生... II.黄... III.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040564号

成都地图出版社出版 发行
成都地图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（地址：成都市龙泉驿区 邮政编码：610100）
开本1000×1400 1/32 印张6.875 字数420千
2006年6月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0 001～5 000 定价：29.90元
审图号：川S（2006）38号

引 言

回想当年，我们这些胸怀徐霞客之志的记者初上路时，多是二三十岁的年纪。一转眼间，我们共同服务的对象——《中国旅游》杂志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，这些走天涯的记者们，也大多步入了“不惑”和“知天命”之年。25年，时间不算短，是一个世纪的1/4。虽然入行各有先后，但每一位记者走过的路程，可能都不少于10万公里。先哲留下名言，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我们对此都有觉悟，也明白“读书”和“行路”同样重要。从书中得到宗旨，按宗旨规划线路，在行路中阅览山川、古迹、人情、风物，有如在读一本宏大无际的巨卷，它包罗万象，它变幻莫测，它绚丽多彩，它情趣无穷……这巨卷就是“天涯”。

“天涯”虽然远远没有走尽，但其中的一些气象和趣味，我们都有领略。当然，其中也有不少不尽人意的无奈，但它无碍我们对天涯的钟情和敬畏。面对走不尽的天涯路，有些人觉得我们很辛苦，有些人却很羡慕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把自己的爱好和职业结为旅伴的人。

如今，借着《中国旅游》创刊25周年的机会，我们一齐动手，把多年来刊登于这本杂志和书刊上的一些故事，分门别类地汇编为4本小书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故事已经不是原版，我们又重新编辑，图片和文字都改动得更加充实。这是因为，我们后来读了更多的书，走了更多的路，也有了更多的感悟。

于是，我们这些读书走天涯的人，也有了可以与读者们一起分享的书。

目录

额济纳的胡杨林

黄焱红·图文 _____ 4

华北泽国白洋淀

谢光辉·图文 _____ 20

横穿死亡之海

王 苗·图文 _____ 36

武陵之巅梵净山

陈一年·图文 _____ 50

千辛万苦 水到渠成

石宝琇·图文 _____ 66

金色的阿尔泰喀纳斯

陈一年·图文 _____ 86

风起科尔沁

黄焱红 · 图文 _____ 100

闯“三江并流”腹地

谢光辉 · 图文 _____ 114

热带雨林探奇

陈一年 · 图文 _____ 150

穿越沙海的坦途

石宝琇 · 图文 _____ 166

秋游长白山

陈一年 · 图文 _____ 184

搜寻博格达峰

谢光辉 · 图文 _____ 202



撰文·摄影
黄焱红

额济纳的胡杨林

中国旅行记者走天涯



黑河下游称弱水，水的流量一直就不充盈，全程800公里的黑河末端冲积成扇形的三角洲，这就是额济纳绿洲，古称居延海，这里生长着天然次生林和湖滩草场3,427平方公里。流域内分布着227平方公里胡杨林，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胡杨林区之一。

19条河，只剩下4条偶尔流动

我从巴彦浩特（阿拉善左旗政府驻地）动身去额济纳。出城不久，就进入戈壁，大地彻底裸露着，前方永远晃动着遥远的地平线，几个小时很难见到一个人、一棵树，只有遍布荒原的碎石、枯草，坦荡得让人发慌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很久很久以前，那些贬官、文人们正是伫立在这原始的洪荒里，蘸一腔激情，留几笔叹息，在苍凉空旷中回荡千年。

600多公里沙石路，用了10个多小时，暮色中，不断发现胡杨树林的身影，不用说，进入额济纳绿洲了，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就在绿洲上。

额济纳位于欧亚大陆腹地，多年平均降水仅有40多毫米，年蒸发量却高达4,000多毫米，严峻的缺水现状，恶劣的气候条件正威胁着绿洲的生存。

当地的旅游资料至今还在这样描述：额济纳有着众多的湖泊，它们宛若一颗颗散落的明珠……最具风采的是蜚声中外的居延海，每当夕阳西下，便有紫气于湖面隐隐



前页图：昔日居延海成了风沙弥漫的沙暴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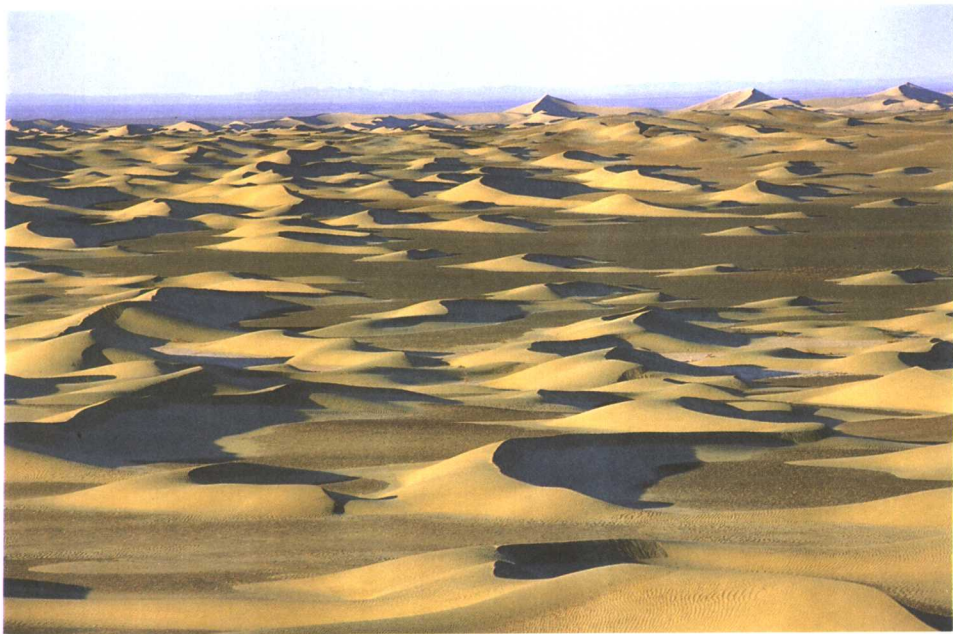
左图：胡杨树“三个一千年”的伟大性格在这里显现

下图：黑河上游放水，终于出现了胡杨倒影的景色





上图：秋天是一年中最美丽季节



上图：巴丹吉林沙漠边缘，连片的沙丘正在形成新的沙漠

生成，袅袅不绝，一派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壮美景色……

然而，由于生态遭到破坏，此景不再。黑河上游开采金矿，河床被破坏，天然涵养林遭大量砍伐，水土流失加剧；中游人口快速增长，用水需求加大，最后，导致下游地区水源枯竭，河水断流，湖泊消失，胡杨正在以每年递减10多万株的速度走向衰亡……

黑河下游也被称为额济纳河，在狼心山分为东西两河，东河继续分成8条支流，西河分成11条支流。现在，这些大小19条支流大多数已经徒有其名，能够偶尔有水流动的只剩下龙子河、哈特台河、木林河以及乌兰艾力更河这4条。

从小在额济纳长大的李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：“过去有东西两个居延海，就像是额济纳的黑眼睛，纵横的弱水河水系就是额济纳的血管，现在，眼睛瞎了，血管断了，惨痛啊！我父亲以前在水利局工作，有一次我跟他去居延海，那时还是碧波荡漾，渔舟点点，湖边上的人招待我们，站在码头，随手在湖里就捞出几条大鱼。现在不行了，一片戈壁，不信你去看看。”

历史上河流改道，绿洲转移

古居延绿洲鼎盛时期河道密集，森林茂盛，很久以前，这里就有人类活动。汉武帝打败匈奴之后，设置了居延都尉府，那时候的居延绿洲主要在黑城、绿城遗址所在

区域，与现在的额济纳绿洲不同。

居延垦区一直延续到唐代、西夏和元代，历代在居延地区的屯田数目达到400平方公里，汉代时还曾经调运居延地区的粮食赈济内地灾民。

我在绿城附近见到大规模的古代水渠，弯曲纵横，上千年的风沙磨砺下依然可见当年的痕迹。绿城的南墙，有一条自西北向东南走向的主渠，至今保存完好，渠道为夯土筑成，宽4米左右，深约30多厘米，明显高于地面，可见当时的人们不是直接在地上挖渠，而采取用黄土垒筑，这样的方法减少了水的浪费，水渠的两侧是一片片农田遗址，已经成了戈壁。这一区域内，还有很多农舍遗迹和一些高大的土墩，以前一直不知其用途，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，它们大多是西夏时期的墓地。

古代黑河的流向是从现在的保都布拉格府转向东北，最后汇聚成居延泽，造就了古居延绿洲。明洪武五年（公元1372年），明朝大军采取截水断流，攻克了黑水城，不久，明军放弃了居延，居民内迁，汉代以来历代的军事、屯垦设施全部废弃。由于额济纳河水改道，直接向北流，黑城一带的原始森林逐渐死亡，过去的绿洲沦为沙漠和戈壁，代之以新的额济纳绿洲。旗旅游局的纳森先生带我去看过保都布拉格附近的一座沙坝，保都布拉格这个地名就是大沙坝的意思。沙坝长约1000米，不难看出这是人工堆积的产物。

旧的居延绿洲与新的额济纳绿洲是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，逐渐完成“交接仪式”的，两大绿洲彼此交错、重叠，留下一大批因为绿洲迁移而荒废的城堡和民居。



上图：刚刚断水的河床还有一丝湿润



右图：10天后，河床完全干枯龟裂

怪树林是绿洲迁移的真实写照

走在古居延绿洲遗址上，满目疮痍，沙漠化愈演愈烈。我在前往黑城的途中，见到一片怪树林，这是额济纳旗最大一片怪树林，现在成了旅游景点，来额济纳的游客都会在这里看看。

这是一片低洼地，中部有沙丘隆起，枯死的胡杨树遍布其中，有一种怵目惊心的感觉，据传说，明军攻打黑城时河流改道，导致了这一片胡杨死亡。后来我又见到了至少4处景象凄惨的怪树林，其中有一处位于前往绿城的途中，树身粗大，扭曲狰狞，树下还有一副骆驼尸骨……

这些怪树林都邻近新旧两大绿洲的交错重叠区内河流故道，河流干枯而导致最终死亡。残留的河道，缓缓消退的地下水也让这些顽强的胡杨们苟延残喘了很久。

毋庸置疑，眼前的景象正是环境变迁绿洲迁移的最好写照。

35次拦截，加剧了下游生态灾难

弱水虽弱，却始终是额济纳流域的生命线，古代和现代的生态变迁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。现代的额济纳绿洲面临的生态危机与600年前不同，历史上是改道，现代是断流，后者显然更可怕，没有新绿洲的交替更迭，只有无条件服从，进而彻底走向消亡。

旗水利局的资料显示：狼心山水文站警戒水位的水量是5.3亿立方米，就是说，进入狼额济纳心山水文站断面的总水量不应低于5.3亿立方米，额济纳的胡杨林每年

下图：10月，上游开闸放水，额济纳有了生机





上图：棉花种植与生态的矛盾也日渐突出

右图：每家院子里都有压水井，解决生活用水和饲养牛羊

需要10亿立方米水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每年的来水量是7.5亿立方米，现在，每年的水量不够3亿立方米。严酷的缺水现实，直接造成胡杨树逐年减少。

水到哪里去了？中、上游的水库是主要原因之一，中小型水库共有58座，其中有金塔水库、马营河水库和张掖水库等几个较大的水库，这些水库总库容量达2.55亿立方米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，黑河上建起了35座水闸，这意味着河水受到35次拦截，大量河水被分出去灌溉，以至下游断流。

此外，58座水库广大水面蒸发掉的水量，加上大大小小灌溉渠道的蒸发和渗漏，这些浪费掉的水都加剧了下游的生态灾难。

8年前，河水开始经常断流

我到额济纳的时候，正赶上上游放了几天水，干枯的河床终于被水滋润了一下，当地人欢呼雀跃。我来到离额济纳旗14公里处，这里是黑河的干流河道，河上有一座低凹的石桥，水漫过桥面，被称为漫水桥。汽车在桥上驶过，水花飞溅，煞是刺激。

可惜，好景不长，几天后，再过漫水桥，桥已经完全露出水面；又过了几天，我离开额济纳前夕，河流则完全干枯。

漫水桥这一岸，有一片茂密的胡杨林，我在这里下车，遇上一群正在觅食的骆驼，还有一群同样在找“猎物”的摄影家。

一个头顶红头巾的少年骑摩托车进入树林，他吆喝着把羊从公路的一侧赶过来；我去了他家。少年叫朱海军，是在这一片133公顷胡杨林的主人，他们家来这里已经有20多年了。他说，以前的环境好得多，河流很少断流，树林里的草地都是绿油油的，大概8年前，河水开始经常断流，环境明显转变，草都枯死了。

这是海军一家人秋天的流动住所，蒙古包外面是羊圈，有一台太阳能发电机，天气晴朗时能用6小时，冬天只能储备两小时电量，眼下电力不够，只在晚上用来看电视。17岁的海军两年前初中毕业，就在家放牧，我来的时候，刚刚是中秋之后，桌

上还有一个大“月饼”，就是一个很大的馍馍，上面有些红红绿绿的丝。海军说，月饼是奶奶亲手做的。

海军固定的家离这里两里地，他带我去玩，是砖土结构，用来过冬，羊圈都用厚厚的粪砖堆成，能抵挡强烈的寒风，海军的父母和姐姐正在附近的地里劳动，有10亩地，种了玉米、蔬菜，玉米是羊群冬天的饲料，如果买草料，一车就要二三百元。海军的父亲是汉族，老家在甘肃平凉，母亲格日勒其其格，是蒙古族。海军也有一个蒙古族名字：达莱，他说，是“海”的意思。

昔日碧波荡漾，今天成沙暴源

纳森先生陪我去看了他认为最没有看头的几个“湖”。

我们先去看已经干枯了40年的西居延海，也叫嘎顺淖尔（蒙语：“苦水湖”），因为湖水咸苦，人畜不能饮用，不过，它广阔的水面曾经对当地的气候有过重大影响。西居延海现在成了风起尘扬的沙暴之源；当地旅游部门很豁达，索性将它纳入旅游资源，让人们都来看看水源枯竭后的惨况。几乎每天下午，这个名为沙暴源的景点就开始上演风沙弥漫的狂暴歌舞剧，所有看过的人都被震撼。

我们从旗上出发，在38公里处进入沙暴源，昏天黑地的行走了一阵，于42公里处准确驶出沙暴区，这一条几公里宽，几十公里长的条形区域正是昔日的湖面。

下图：如此“尸横遍野”的景象在额济纳随处可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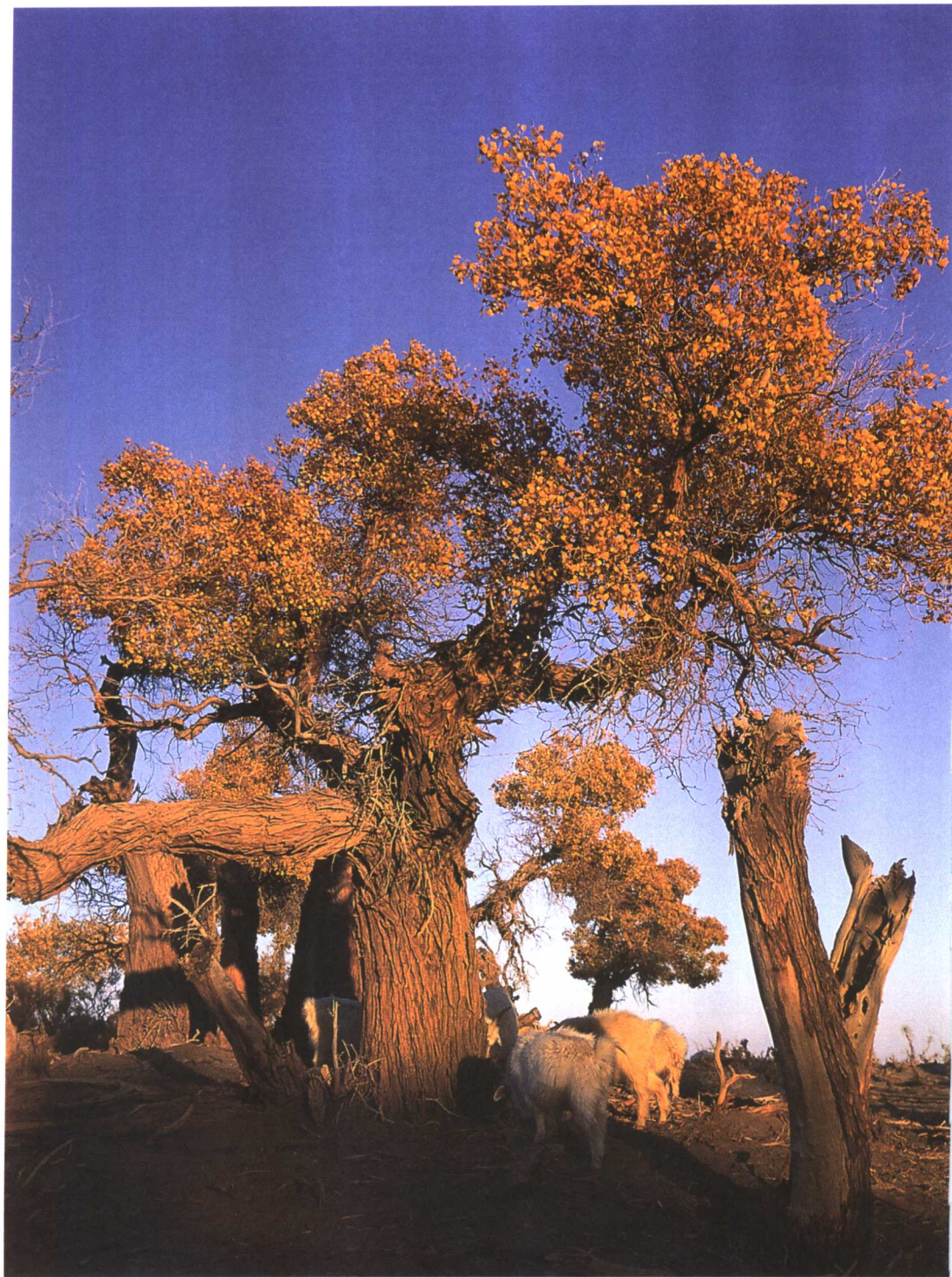
上图：昔日的天鹅湖彻底干枯成大戈壁

右图：沙尘阻塞了道路，电线杆也被无情掩埋



路过沙暴源的分界区时，我特意下车，站在公路上，面对沙暴向天空望去，界线分明，一边是蓝天白云，一边是厚重的风沙形成的黑云压顶。趁着风沙间隙，我取出相机拍摄，远远看到风裹着沙在昔日空旷的湖底狂呼乱舞，然后盘旋飞卷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强劲，最后巨龙一般扑过来，速度之快出乎想像，眼看来不及躲进汽车，唯有藏好相机，转过身，那一刻，身体站立不稳，耳朵如针扎，周围昏天黑地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犹如世界末日一样。

回来的路上，路过一片戈壁，稀疏的红柳和沙堆星星点点堆在大地上，出于好奇，就下车细细察看，我发现，这些红柳挡住了沙尘，将一堆堆的沙留在根部，又逐渐壮大，纳入了更多的沙，就成了沙堆、沙丘，最后连起来形成沙漠，如此说来，红柳助长了沙漠的形成？



上图：胡杨树下的羊群